

主編／徐俊

漢⁰³ 口口口

漆用

茶园中的漆工坊

工厂化的中国古代漆器生产

叙园游思

麦金塔的茶馆美学

看「不见」的对话

发现老茶庄 也发现台北

海印社 出版社

漢

品

03

漆
用

策划出品

浙江汉品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主编

徐俊

西泠印社出版社

图书再版编目 (CIP) 数据

汉品 . 3 / 徐俊主编 . ——杭州 :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508-0927-7

I . ①汉… II . ①徐… III . ①漆器—工艺美术—研究—中国 IV . ① J5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7795 号

汉品 03: 漆用

徐俊 主编

责任编辑 侯辉

责任出版 李兵

出版发行 西泠印社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 32 号 E 区 5 楼

邮 编 310014

电 话 0571-8724307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杭州富春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制 版 杭州富春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960mm (1/16)

印 张 13.25

书 号 ISBN 978-7-5508-0927-7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5.00 元

卷三 曲品

>

116 众芳喧妍《牡丹亭》 朱砚之

125 看得见风景的花园 王音洁

卷四 茶譚

>

142 麦金塔的茶馆美学 钟瑜平

151 发现老茶庄 也发现台北 曾至贤

卷五 傳承與表現

>

164 关于物质与关系的唤醒 王鸿

172 本土设计 上上之道 陈楠

178 看“不见”的对话 胡俊

196 超浓墨 黄骏

卷六 品書

>

204 关于漆之书 王鸿

目錄

卷首語

从漆器说：日用即道；

徐俊

卷首

專題

<

漆用

>

008

话漆

松田权六 译 孙基亮

028

工厂化的中国古代漆器生产

雷德候（德国）

032

《红楼梦》中的漆器

曹斐

044

十里红妆

钟倩

058

茶园中的漆工坊

王鸿

076

漆诗歌

徐素娟

卷二

園·藝

>

082

《园冶》随笔

陈方山

089

叙园游思

管怀宾 陈方山

104

折花

董文胜 张小迪

漢

品

03

漆
用

策划出品

浙江汉品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主编

徐俊

西泠印社出版社

卷三 曲品

<

116 众芳喧妍《牡丹亭》 朱砚之

125 看得见风景的花园 王音洁

卷四 茶譚

<

142 麦金塔的茶馆美学 钟瑜平

151 发现老茶庄 也发现台北 曾至贤

卷五 傳承與表現

<

164 关于物质与关系的唤醒 王鸿

172 本土设计 上上之道 陈楠

178 看“不见”的对话 胡俊

196 超浓墨 黄骏

卷六 品書

<

204 关于漆之书 王鸿

目錄

卷首語

从漆器说“日用即道” 徐俊

卷首

專題

<

漆用

<

008 话漆 松田权六 译 孙基亮

028 工厂化的中国古代漆器生产 雷德候（德国）

032 《红楼梦》中的漆器 曹斐

044 十里红妆 钟俏

058 茶园中的漆工坊 王鸿

076 漆诗歌 徐素娟

卷二

園·藝

<

082 《园冶》随笔 陈方山

089 叙园游思 管怀宾 陈方山

104 折花 董文胜 张小迪

文
徐俊

从漆器說「日用即道」

卷首語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漆及运用漆的国家。从河姆渡发现的木胎漆碗，到战国的漆棺、汉代的九子奁盒，到宋元雕漆器件以至明清的螺钿镶嵌，大漆一直作为传统的生活器物，七千年来在中国延绵发展。

中国文化中历来以“器以载道”为重，而在“器用”与“载道”的关系中，尤以“日用”为重。冯友兰先生便认为，我国的哲学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为最高境界，也就是说，圣人之道再高明远大也不离乎百姓日用。就漆而言，无论是韩非子“流漆墨其上”的食器还是陶渊明的无弦琴、《兰亭序》中的“曲水流觞”，以及“举案齐眉”、“买椟还珠”等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无一不是由大漆作为“用器”所承载的文化质感。

然而工业文明以降，国人的生活方式日渐转变，对器用的观念也随之相易，漆器也逐步被疏落被边缘。传统的中国大漆工艺，一是在民间随着工匠和工坊的消失而迅速萎缩；二是除了在中国美术学院等少数高校在设置学科外，漆艺在高校中严谨、完整的学科发展严重滞后，而且多是将大漆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材质在进行教学和创作；三是体量不大的漆器市场还受到廉价化学漆的围剿，近半个世纪以来，曾经彪炳于世、被视为中国传统工艺最高代表的漆器工艺已经变得岌岌可危。

或许我们可以将中国漆器的命运归咎于工业文明的冲击，并说服自己说，与其他传统工艺和传统文化一样，大工业制造是在人口激增的背景下改善人们生活最有效的方式。然而在现代工业文明更为发达的韩日，漆文化和漆工艺在时日现今的当国与我国有着截然不同的际遇。作为韩日漆文化的母国，曾经彪炳于世的中国漆文化如今的话语权旁落，不是一个“西化必然”或“工业冲击”所能聊以自慰的。尤其是日本，japan 一词便意指“漆器”，日本人均漆器的拥有量远超我国，建筑装饰、家具、餐具、茶具、酒具、包装盒、礼品等等方面都有漆器，仅漆餐具一项，年需求量就超千万件。

漆器防腐、耐酸、耐碱、色泽光亮、轻巧，是天然的用器美材，自汉代开始学习中国漆艺以来，日本人一直较好地认同漆器的优良品性，也不断地赋予大漆新的审美和精神内涵，漆器在他们的民族文化认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此外政府决策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上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制定了传统工艺产业振兴法律，成立日本传统工艺振兴协会，对百年历史以上的传统工艺都进行保护和发展促进。更为重要的是，在漆艺的保护和发展中，日本尤其注重漆器的日用生活化。

本期《汉品》便以“漆用”为题，以日中古今的漆艺状态为索，在对比中来反观移风易俗之后的中国重振漆文化的可能性。其中有日本国宝级漆艺大师松田权六所著的《话漆》一书的精华内容，读着可藉由了解日本漆艺的状况；通过德国学者雷德侯之文，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古代漆器的工厂化生产情况；而后几篇文章则是反映清代至今的民间的漆器使用情况。

延续上期《汉品》的专题，本期继续给大家带来中国园林方面的内容。或许是我过往职业惯性所致，本期内容着重于园林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其中有古典园林学者陈方山与装置艺术家管怀宾的对话，由此可看出艺术家对中国古典园林的感知方式，如何将园林美学解构并溶入到当代空间艺术形态中。此外，读者还可以从摄影与影像艺术家董文胜的作品中来体会，艺术家是如何透过中国园林来表达另类的人文情怀与意境旨向。他们都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当代艺术语境中获得拓展和新生的出色的推动力量。

本期还设“品曲”一栏，为大家带来了两篇关于传统戏剧《牡丹亭》的文章。“茶谭”则是为大家展现来自苏格兰的东方茶馆美学和来自台北的老茶馆记忆。“传承与表现”一栏更是选用了几篇关于“形而上/下”的文章，有王鸿从中国漆延展而说的《关于物质与关系的唤醒》；有贾伟遵循“述而不作”之道创立的东方美学产品品牌“上上”，这便是一个坚持“日用即道”的成功例子；有胡俊用中国的山水画论“六要”来阐释西方当代艺术的，这种反道怪法在西方艺术理论占主位的当下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却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在“形而上”的系统中，传统的中国的逻辑和智慧是否与中国传统工艺一样，被疏隔、轻藐了太多、太久？

最后，我想说说我这个“汉品小组”。一群80后，都在艺术圈混过或还混着，爱好艺术、设计和民艺，偏好于传统文化尤其是东方美学。偏执地认为东方美学在建筑、室内、平面、服装、工造等等各方面大有可为，不甘于东方美学只是西方美学体系之外的几个东方特色的概念而已，也不甘于东方生活方式成为一种主流之外的异域情调。《汉品》杂志便是一方我们工作之余的理想家园。只是我们见道尚浅，常觉心余力欠。用时下网络语说，或许是人品积攒爆表，我和我的小组有幸得到了一帮十分靠谱的学者、艺术家们的支持，在此向中国美院的杭间、蜂巢艺术中心的夏季风以及潘维、孙基亮、王鸿、侯辉、陈健等诸位老师深表感谢。同时也非常感谢诸多读者对于《汉品》一直以来的支持以及对本辑内容的耐心等待。囿于才识，恐有胡乱铨叙而浑然不察之处，还请大家包涵指正！

卷首

專題

<

漆用

<

話漆

工廠化的中國古代漆器生產

《紅樓夢》中的漆器

十里紅妝

茶園中的漆工坊

漆詩歌



話漆

文
松田權六
譯
孫基亮

日本漆艺以其民族审美意识和独特技法，名扬世界。天然漆，具有优异的坚牢度，漆器自古以来就渗透到日本人的生活之中。松田权六（1896—1986），近代日本漆艺权威，被日本尊为漆圣。《うるしの話》一书是美术理论家北川桃雄根据松田权六的谈话整理而成，提纲挈领地谈论了漆、漆艺、髹漆、个人对漆的追求以及经验和感想。从事日语教学和翻译工作的孙基亮先生因女儿在日本研习蒔绘而得以接触到漆艺，在日本石川县轮岛漆艺研修所所长石坂茂先、日本漆艺人间国宝大场松鱼、漆艺史教授柳桥真、山崎达文以及田中信行、山村慎哉等诸多学者的帮助下，孙老于2002年完成了这本书的翻译工作。但是翻译结束后便被束之高阁，直到10年后才被一些业内人士发现并得到关注。《汉品》有幸结识孙老并得到了《うるしの話》的翻译稿《话漆》，《汉品》整理后将此书精华内容呈现给大家。



《話漆》的封面裝飾畫為
松田權六作品《漆師啞架——蓬萊仙鶴》局部。
日本石川縣立美術館收藏

一 日本漆艺传统

石器时代的漆艺

日本各地曾发现过石器时代的箭的根石，对箭根石进行调查研究后，发现古人用硬石做箭头，把石箭头嵌在劈开的竹子里，再用藤条缠紧嵌口部，藤条部分好像吸收了漆液。只要涂漆渗透部分没腐烂，仍可辨认出缠绕的藤蔓和竹子，并且依然能看到漆的光泽。

不仅仅石头箭簇，前几年，东北地区出土了绳文土器（绳文时代，公元前日本旧石器时代），同时还发现涂有朱漆和黑漆的挖空木碗、竹编涂漆器皿、涂漆梳子、耳环、涂漆圆木弓、竹篮等器物。这些事例证明了几千年前原始生活的人们，已经十分了解漆树汁液的神奇功用，并已开始使用漆。

因为有了这些发现，前些年在静冈市外“登吕”弥生时代（公元前3世纪—3世纪）的遗迹，发掘出杓、碗、盆、高杯等漆器，也就没那么不可思议了。这些出土漆器，大多都涂黑漆，也有明显没变色的色漆。





器胎有辘轳、指物、手工三种方式制作，在器物上似乎涂了好几遍漆，虽然没有装饰，却明显存有漆的光泽。

出土文物说明，公元前四、五世纪的绳文、弥生时代，不仅木器涂漆，土器也涂漆。有全涂黑漆或红漆的，也有雕刻纹样后再涂黑、红、黄漆的。很多弥生时代的陶壶，连壶内壁也涂漆。

关于日本古代的漆，曾经有过这样美丽的传说：“日本古代传说英雄景行天皇的皇太子武尊到山中打猎，偶然折断了美丽的红叶树枝，皇太子手上，沾上树枝的粘液，闪烁发出黑光。于是，皇太子下令采集这种树液，涂抹于器物表面玩赏。”¹日本的漆，如后所述，从树上采取下来时并不是黑色的，可古书上写着“其树的汁黑而美”，虽然可以认为这样写可能是不了解实际，或者就是特意这样写的，但不管怎样，在古代文献纪录上，古代大氏族制度下，就有“玉造部”、“织造部”同时也有“漆部”这样的部门。虽然无法搞清远古时期的劳动组织和制作工艺，但可以肯定，漆艺存在于日本之悠久，已非想象所

1

源自平安时代辞书《伊吕波字类抄》
卷五